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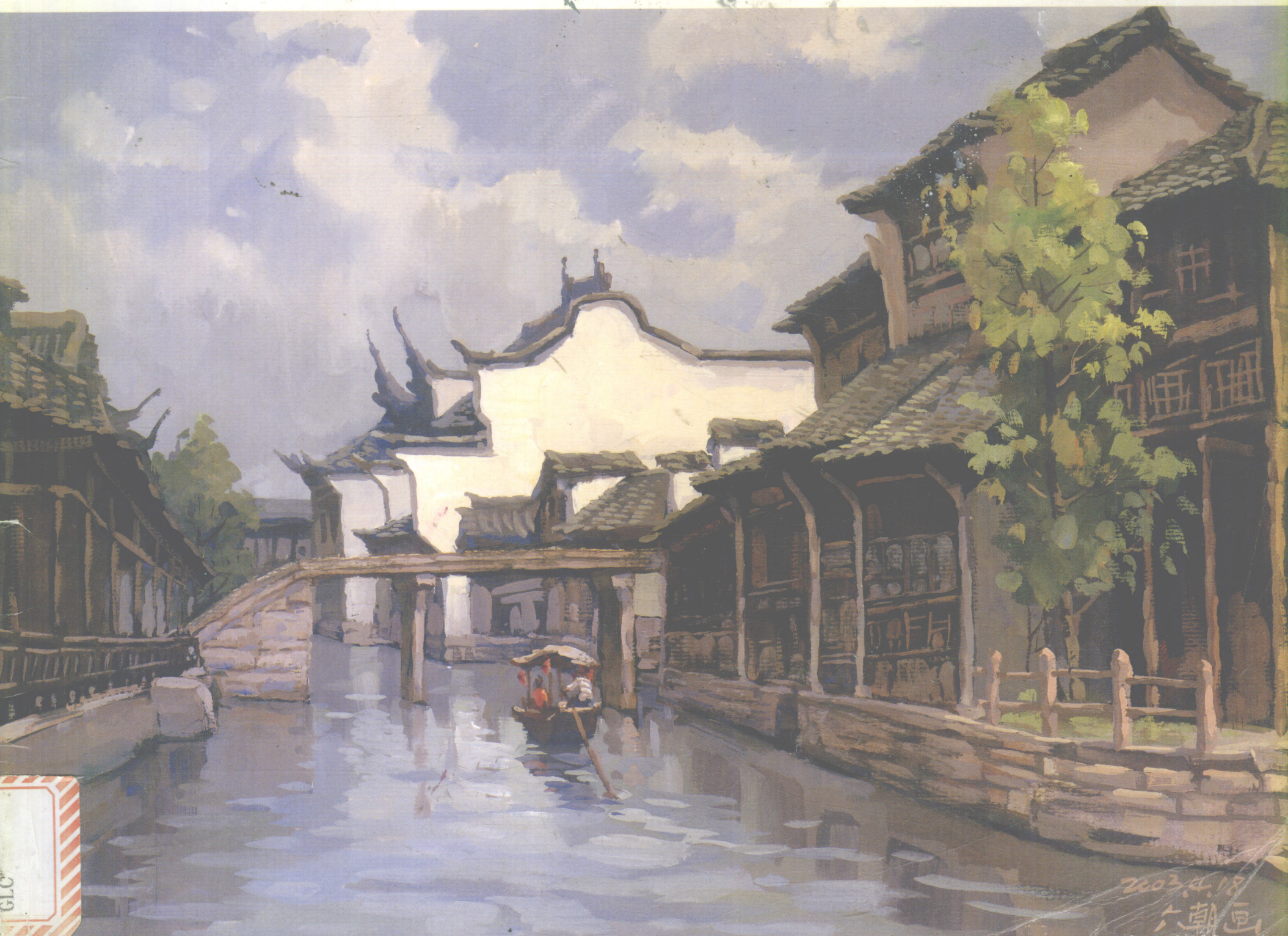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手记

MINGJIA SHOUJI



●花山文艺出版社

宫六朝江南古镇写生之旅



2003.8.18
六朝画



近水楼台

38cm × 33cm

2003年4月15日



一幅画作写生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决定画面效果的好坏。画这幅小景时，一开始下笔就感觉不对劲。果然，总是画不好，只好不断地修改。其实，不如说是硬拼更为合适。结果画了四五个小时，总算是画完了，但怎么看都觉得对不起我的期望和我所付出的精力。

我想，作画就好比唱歌一样，一张口若感觉不对劲，下面的调子是不会唱好的，也只得将错就错地往下扛。其实，写生时这样做很愚蠢。作画开始时如若感觉不对头，最好的办法是先停下来思考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想明白了再应对；想不明白的话，就干脆重新选景从头开始，这比硬拼聪明得多。用同样的时间，完全可以画出更好的画来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宫六朝江南古镇写生之旅 / 宫六朝著 -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3

(名家手记)

ISBN 7-80673-363-9

I. 宫… II. 宫… III. 水粉画: 风景画: 写生画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J2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6887 号

宫六朝，著名水粉画家，1952 年生于河北文安。现为河北省水彩、水粉画研究会副会长，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基础教学部主任，教授。长期从事高校美术专业色彩基础教学，精于水粉画的色彩和技巧运作，在教学中写生和创作了富有东方意韵的大量水粉画作品。其绘画语言将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现代得以有机融合。观其水粉静物、风景作品，既非常客观，也颇具主观，画风严谨淳朴而又不失浪漫，作品语言极具个人特色。

1984 年至 2003 年间，作品《晴云》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、《神道》入选 1998 年中国杭州水彩画大展、《乐器》入选中国当代素描艺术大展。作品多次参展获奖，并在《中国美术报》、《美术观察》、《美术》等国家级报刊发表专题介绍水彩、水粉画作品。

自 1993 年至今，先后在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专著、画集三十余部。代表作有《名师讲坛——宫六朝论水粉静物写生艺术》、《名师讲坛——宫六朝论水粉风景写生艺术》、《宫六朝水粉教学经典范画集》、《宫六朝皖南水粉风景画集》、《宫六朝齐鲁风景写生之旅》等，并独立主编了《中国当代高等美术院校实力派教师教学对话》系列丛书 13 卷。《21 世纪中国高等美术院校艺术设计教学经典》系列丛书 10 卷。另外还编著了《从中学到高等美术学院》等图书三十余部，累计出版各种美术书籍近百册。其所著书籍出版后，均成为全国的畅销书，曾多次获“畅销书奖”。这些书不仅影响着中国的一代美术学子，而且得到了专家的充分好评。

策 划: 王 静

责任编辑: 杨怀武

总体设计: 杨怀武 王爱芹

责任校对: 王世卿

名家手记

宫六朝江南古镇写生之旅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

邮政编码: 0500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Tel: 0311-5915087

Fax: 0311-7815440

制版印刷: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12

印 张: 3

字 数: 95 千字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363-9/J·051

定 价: 21.00 元

采风江南看江南风采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”。又是一年春好时，我们师生百余人，怀着一腔憧憬踏上了神往已久的江南大地，感受那份似曾相识的情怀。

从华北平原远赴水乡古镇，采风入画固然是目的之一，然而意义还不止于此。从美术教学上讲，古人将风景写生称为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近人更是视写生为体验社会生活、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途径。“艺术源于生活”是被古今中外大量创作实践证明了的真理，然而当今学生由于知识面狭窄，同时又受生活环境的局限，对纷繁的社会人生感悟不深，对广袤的祖国河山了解不够，对传统的民族文化知之甚少，至于对那些让老一辈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俗民风，更是体味不多。那么，借写生采风的教学之便，开阔学生的视野，正是一个提高他们自身修养的良机。

之所以选择江南苏杭这一地区的水乡古镇作为我们此次的目的地，不仅是看中了那里的水乡美景，更多的是为了感受那片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尤其是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，漫步在悠长寂寥的小巷中，头上是氤氲的雨雾，脚下是古老的石板路，耳畔回响着雨滴击打瓦片所奏出的乐音，呼吸间是一袭浓得化不开的湿润。此情此景，宛如梦幻，似曾相识——这不就是戴望舒诗中的雨巷吗？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 / 悠长，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/ 我希望逢着一位丁香一样的 / 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心里默念着这首诗，看着雨中如画的小镇，才明白“诗情画意”这样美的词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。正是那古老神秘的气氛中透露出的历史气息，勾起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探寻与追问。正所谓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自古江南多才子，仅以绍兴为例，就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：春秋有越王勾践，汉有王充，晋有谢安、王羲之，唐有贺知章，宋有陆游，元有王冕，明有徐渭。到了近代更是群星璀璨：秋瑾、徐锡麟、蔡元培、范文澜、马寅初、竺可桢、鲁迅、周恩来……他们共同照亮了绍兴的历史，也照亮了中国的前途。因此，寻访他们生活过的足迹，也就感受到了历史的脉搏。从而，绍兴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江南采风的第一站。

印象中的绍兴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旧毡帽、乌篷船、青瓦、古屋、黄酒、野雀。真正到了绍兴才发现那些“俱往矣”，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埃。绍兴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快得惊人，城区内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街道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。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，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城市建筑群充斥着模式化的现代气息。与我们想象中的绍兴城大相径庭。面对这样的“今非昔比”我们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。后来听说城区西北18公里处绍兴县境内的安昌镇，由于经济发展步伐慢于绍兴市，才得以保留传统风韵，当地人也顺势搞起了旅游业。我们于是赶往安昌，途中想到古老文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衰变，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，只得偏安一隅，不禁感到一阵阵遗憾。幸而这些古文化还未消失殆尽，不然我们就只能从历史书中去凭吊绍兴的古韵了。

安昌古镇始建于明代，距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了。小镇依然保持着条石砌坎，青石铺路，粉墙黛瓦，小桥流水的古风旧貌，安详从容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淡然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。阵阵古意弥漫在小镇的空气中，触动了我们心灵深处那份怀旧情绪。于是带着一种莫名地感动任随画笔游走。几天下来，居然收获颇丰，既有画作也有心得。

如今的安昌早已不是从前那个闭塞的小镇了。自从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“风情节”来现场拍摄专题片，又有根据鲁迅作品《药》和《祝福》改编的电视剧来此取景拍摄，古老的小镇一时名扬天下。然而小镇却宠辱不惊，仍以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惯看尘世的纷争。

走在安昌古旧的石板小路上，常会看到许多门窗东倒西歪的小茶馆，其间飘出清茶的袅袅余香，民间艺人一板一眼的说唱，以及茶客们的低声絮语。这些茶馆往往依河而建，摆设古朴简单。临窗坐下悠然品茗，间或闲聊几句，或望着水面，随意而悠闲。这些都是当地人每日必备的功课，也是游人眼中永恒不变的过去。窗外的水面上不时摇来一只小船，船家一身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打扮，头戴一顶黑毡帽，手摇一对长橹，水面也在来回收放之间被漾起一圈圈的波纹，波纹逐渐扩展，随即又四散开来。人的思绪也随着那一道道水纹越飘越远，仿佛回到了那些远去的岁月。我们究竟置身今昔还是往昔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感受着这份难得的古朴与静谧。安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古意，给了游人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让人一下子便迷失在了这个亦古亦今、





村外小景 49cm × 37cm 2003年4月29日

走出喧闹的古镇到野外，也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小景可入画面。这里的环境十分安静，作画时也无入打扰，选择好作画的视角静坐下来之后，听着潺潺的流水声，犹如轻音乐般的美妙，这声音让人身心放松，又令人陶醉在自然景物之间。在这种悠然的自然环境之中作画，面对那云淡天高、小河流水、绿树芳草进行心灵的对话，这是一种享受。我用湿而虚的绘画技巧，渲染出天空和远景，又用较强的黑白、冷暖对比之色，集中刻画于近景的建筑。这种技法、色彩语言的处理，使整个画面的主次关系达到了完整的效果。

却又非古非今的奇妙时空间。

安昌就是这样古老，它的古老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和谐而自然。走在安昌的“一线天”老街上，看青瓦白墙，碧波荡漾，安昌的古老混合着江南的清新扑面而来，浸润你的身心。这时候，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，什么叫做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初来乍到的游人自然多一番陶醉，然而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安昌人早已习惯了这一切，祖祖辈辈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宁静的水乡，让我们这些外人称羡不已。

安昌的古老还搀和着街上那股梅干菜的味道。这一带盛产梅干菜、笋干菜，全国的梅菜扣肉的质料皆出于此。四月正是制菜的好时候，农人们纷纷选菜、清洗、切碎、蒸煮、晾晒，于是，大街小巷中都飘满了这种浓浓的梅菜香味。这种香味混合着古镇之古，老街之老，犹如一曲经久不衰的二胡曲子。低徊婉转，耐人回味，若有若无却绵延不绝。这便是安昌的音乐，安昌的旋律，安昌的历史。

既到了绍兴，自然要去沈园看一看，何况正值春意盎然的好时节。于是，在安昌写生期间我们抽空去了位于城区的沈园。沈园原为宋代越中名园，因为见证了著名诗人陆游与前妻唐婉的爱情悲剧而闻名于世。那首流传千古的《钗头凤》也因为诗人痛悔扼腕的一声声“错、错、错”“莫、莫、莫”，千百年来一直打动和感染着人们的心，可谓一唱三叹余音不绝。而今虽则“满城春色宫墙柳”仍在，然却“故人已乘黄鹤去”无痕。当年的海誓山盟和沉痛哀怨都随着时光一起流走了，留下这一池碧水，满园芳华一任后人怀古伤今。回想起来，令人唏嘘。沈园最初虽为私家园林，但亭台楼榭一应俱全，且布局巧妙，可见设计者的匠心独运。因为是春季，园中各色小花也不甘寂寞地争相媲美，热热闹闹地开满了花园，引来如织的游人。加上满园参天古树郁郁葱葱，遮蔽了部分建筑，这就为我们的写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。因此，观察角度的选取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尽管用心挑选，也只有少数景点适宜入画。不过，此番沈园之行倒是有一个意外之喜，那就是园内有一处名为“六朝井”的古井，首先看到它的一位同行老师开玩笑说：“宫老师，这井归您了！”我乐得开怀大笑，再看那井时就觉得有些亲切，仿佛和它有种历史的默契。

告别了绍兴，下一站便是乌镇了。乌镇位于京杭大运河畔，地处江浙交界处，始建于唐咸通年间，距今已逾千年，可谓历史悠久。其古建筑规模之宏伟，场面之大气，保存之完整，在江南的诸多小镇中已不多见。



踏上乌镇的街道，四处弥漫的陈腐气息提醒着你这里以往经历过的岁月沧桑。残垣肃立，古屋穆然，石桥静卧，就连桥下的流水也是缓缓流淌，整个古镇就像是一位达观的智者，漠然注视着世俗的纷扰，人情的悲欢，默然无语却一切了然，让人感觉深沉而大气。这就是乌镇留给我的印象。难怪有人说，在乌镇，每一脚都踩在历史上。因此在乌镇，看到的是历史，踩到的也是历史，所以得轻轻地走，静静地看。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文环境，因而在乌镇的历史上先后涌现出沈约、陈与义、徐渭、茅盾等文学大家就不足为怪了。

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乌镇的经济比较发达，自古就不乏财力雄厚的名家大族。在中国，房宅是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，乌镇亦然。众多的豪门大宅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。这些老宅被历史凝固成一种永恒，让现代人在回忆中穿过一重又一重的大门，走进这些被乌镇人称作“厅”的私家宅第。乌镇的“厅”古朴秀美，那门窗家具上的精雕细刻华丽之中透露着雍容大气，显示着主人的财富和品味。站在房中，可以想见当时的繁华和风雅。当曾经的喧嚣都归于沉寂，曾有的荣耀都化作平淡时，只有这种美是永恒的，千年不变地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兴衰。

当然，乌镇并不完美。它最大的缺憾就是水质的污染。人们世代代在这里生活，生活用水也就取于斯，弃于斯。在水中洗菜、洗衣、洗马桶是每户每日都有的活动。水是乌镇的灵魂，水脏了，乌镇的灵魂也便会随之污浊。我害怕了，真怕乌镇什么时候会变成“污镇”。

提到水就不得不说桥，桥是贯穿乌镇的血脉，是一种文化，是一门艺术。桥上或刻棋盘、或雕石狮、或庄或谐，再配以不同的桥联，供乘船人仰望品评，文化就是这里的空气。桥下流水低咽，于平静中包含顺从与包容，显示着乌镇文明的大度与厚重。

乌镇让人心动之处还在于它古老之中透出一丝活泼与灵动。一踏进乌镇，看看街边，水边的染坊、酒坊，逛逛这里的戏台、庙场，尝尝小铺里的姑嫂饼，保证你会惊喜连连。在乌镇值得品味的东西又何止这些，它是一杯醇酒，轻啜一口，齿颊生香。一言难尽的乌镇引起我的无限遐思，它的美已不单是外在的形式美，还有一种融合着文化内蕴、历史内涵，生命内力于一体的深层魅力。因此，我在作画时往往以神似而不是形似作为首要目标，这也是写生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。

谈到写生，我想先说一说我个人的画法。江南古镇虽各具特色，但基本建筑风格还是大同小异的。要想避免画面的重复，就要在观察角度的选取，空间方位的布置以及色彩冷暖关系的排列上多下功夫。因而，画面的处理绝对是门艺术。针对写生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和客观对象制约的情况，我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。所谓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我在不失客观对象艺术真实的基础上，力求画面造型的严谨，并从色调上追求更好的气氛和意境；遇有适当氛围中的适当景物时，我会将此境此景快速完整地收入画面，并在形式与技巧方面进行适当的艺术处理，以寻求最佳效果；如果遇到景物形式美感很强，但色彩气氛不佳时，我往往先勾勒出景物的外在形态，回头再设计一种最能烘托气氛的心象色彩，此即再创作。

我从事教师职业二十余年，总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绘画经验及研究心得传授给我的学生，希望他们能够不断进步，甚至能够超越我。我出版这本画册的目的也正在于此。这次写生实践也让我发现了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。那就是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，学生很难摆脱一定的思维模式，看见什么就老老实实在地画出来，缺少变化和创新，画面客观但不生动，很难达到较好的整体效果与较高的艺术境界。古人称之为“遗神取貌”，这是我们作画时应极力避免的。

这次江南之行我也拍了一系列的照片，主要是为了与写生的画面做对照比较，因而拍摄角度与我绘画时的观察角度是基本一致的。从照片与画作的区别中就可看出前者追求的是瞬间的客观真实，后者更侧重于永恒的审美感悟。我想，这也是绘画艺术的魅力所在。

回想此次江南采风，可谓“苦乐参半”。“苦”在教学活动常受客观条件制约。比如当我们师生120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到达绍兴市时，才发现那里不仅吃住花费较高，且又过于城市化，不适于课程教学要求，于是移师安昌。为了让学生们能够住得舒服又便宜，一向对钱财看得很淡的我不得不跟旅店老板讨价还价，斤斤计较起来。一番价格大战之后，我们又发现那里尽管风景宜人但不利于教学。我们只得因陋就简，在当地一家影剧院门口讲课。以后还曾有过在旅馆三楼阳台上课的经历，可以想象，旅馆阳台是不可能容纳120多人的，所以教学质量很难保障，这也是一点遗憾。当然，我更愿意时常回想这趟江南之行的乐趣，湿润的空气，古旧的小巷，韵味十足的老屋，千姿百态的石桥，配以江南春季的风细雨，让人怎不忆江南？

宫六朝

2003年5月



四合院 52cm × 44cm 2003年4月15日



这种四合院的建筑格局似乎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可看到，然而坐落在安昌古镇的这一院落，却因作为拍摄由鲁迅作品改编的《药》、《祝福》等电视剧的主要场景而闻名天下，凡是来到安昌的游客，都会慕名光顾此宅。

仅仅从绘画的角度，是很难勾勒出院内、屋内的全景的。画中左侧的中厅很宽敞，屋内的摆设高贵大气，古色古香，使人不难想到旧日主人曾有过的富裕和辉煌。由中厅向里走，又通向另一个院落，其建筑结构相互沟通，四通八达。

整个画面色彩较为浑厚，于古朴中透出一股历史的气息，一种悠远的意味。而院中的点点新绿显得生机盎然，仿佛是在历史的凝重中萌生出的新意，活泼地流走在这寂静的小院里。院中有井，还有许多的大水缸和传统农具，但受到视角和空间的限制，我并不能尽现其有，只能是略取一二了。



古镇悠情 50cm × 42cm 2003年4月13日

小桥流水的古镇，多以木瓦构建人家。数百年来，这些古建筑几经风雨洗礼，岁月侵蚀，其砖瓦和回廊中木柱、木板的色彩已变得凝重，仿佛是久经风霜的老人，已尽去青春年华。我在作画时，有意强化了这些建筑的重暖色，同时又把天和水画成明而冷的亮色。于是，这建筑色彩的一暗一暖，天水间的一明一冷，便形成了冷暖与黑白之间的强烈冲突。然而，在远景和水影的灰色媒介下，这种矛盾冲突又得以缓冲而渐至和谐。

沿河两岸是石筑走廊，其间店铺林立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为小店招福纳祥的同时，也为这古老的小镇带来一份喜庆。为给画面创造一个清幽的环境，我作画时舍去了很多的人和物，力争让人们真切地体会到江南小镇的那种悠古和静谧。





田野黄花 44cm × 37cm 2003年4月6日

四月初的江南，油菜花多已凋谢结子，只剩下花梗顶部的少许黄花在争芳吐艳，这便使得黄花和绿叶之间的色彩更加迷离而渐至一体。

其实江浙一带的故村，已不再像我这个北方人所想象的那样有着开阔的田野，今日江南的村与村之间几乎都连在了一起，而水乡特有的黑瓦白墙的乡间古建筑也很难寻觅，更多的则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小洋楼拔地而起，而富起来的农民还在小洋楼的封顶上建一个教堂式的尖顶，顶端安上一串糖葫芦般的金属球，像是避雷针，又像俄式建筑物上的“洋葱头”。这些半土半洋的江南新建散布在乡间，让人难以分清城市和乡村的界线。从发展的眼光来看，这无异于是一种经济的进步，然而，以历史的眼光来衡量，却又让人不免有一种失落和惆怅。

为了描绘这片田野那种开阔的感觉，我舍弃了许多小楼，并有意将空间远景延伸到天边，着力于对画中央草房的刻画，极力去营造出乡村田野的那种宁静和开阔。

在材料和技法的使用上，我选用了很光滑的白板纸，用较干的笔法去挥洒田野上成片的油菜花，于是，笔痕在光纸的特性下，露出色彩与笔触的斑斑肌理。这样，不仅省时省色，还能产生很好的绘画效果。



小桥流水人家 52cm × 38cm 2003年4月11日

我作画很注意天空的技法运作和色彩效果，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，画活了天空就等于是画活了整个画面。天空中变幻莫测，它是一个活动着的大空间，其气氛和色彩直接就影响着地面上的景物和建筑。因此，我画天空常常采用湿技法的水色交融来渗透描绘，把天空的行云和色彩一气呵成。紧接着我又趁天色未干之前画出远景与之衔接，这样远景的迷蒙便可与天空混为一体。完成这些关键的步骤以后，就可以对近景反复雕琢、精心刻画了。

此画以浅灰色调为主，两岸为依水人家相对，中间则一桥横架南北，桥上那些服饰鲜艳的行人与屋前的大红灯笼相映成趣，不仅丰富了画面色彩，也活跃了画面气氛，实乃画眼之所在也。





孤桥 53cm × 38cm 2003年4月5日

4月5日，我和学生用了一天一夜的车程赶到了绍兴县安昌古镇，次日便带着学生熟悉环境，下午又为他们示范写生。这时的我已是身心疲惫，又身处学生的包围之中，很难心无旁骛地完成整幅作品，待画面的大关系完成之后，我再无信心和精力去刻画细节，只好草草收笔。

本来我回校后完全有能力把此画加工好，但又一想，写生中的成败和半成品本也是此次作画的一部分，保持原汁原味的现场写生作品，以其原貌示人，也许会对读者的学习和参考有益。那就让它成为半成品吧，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去想象，去补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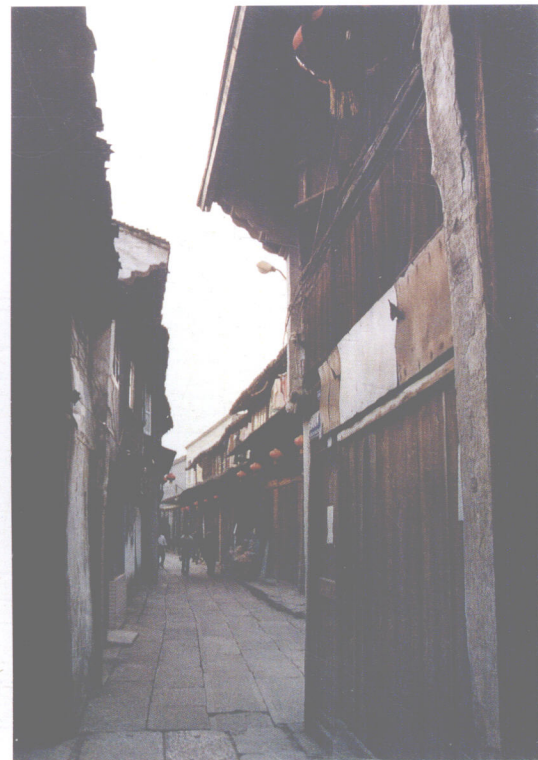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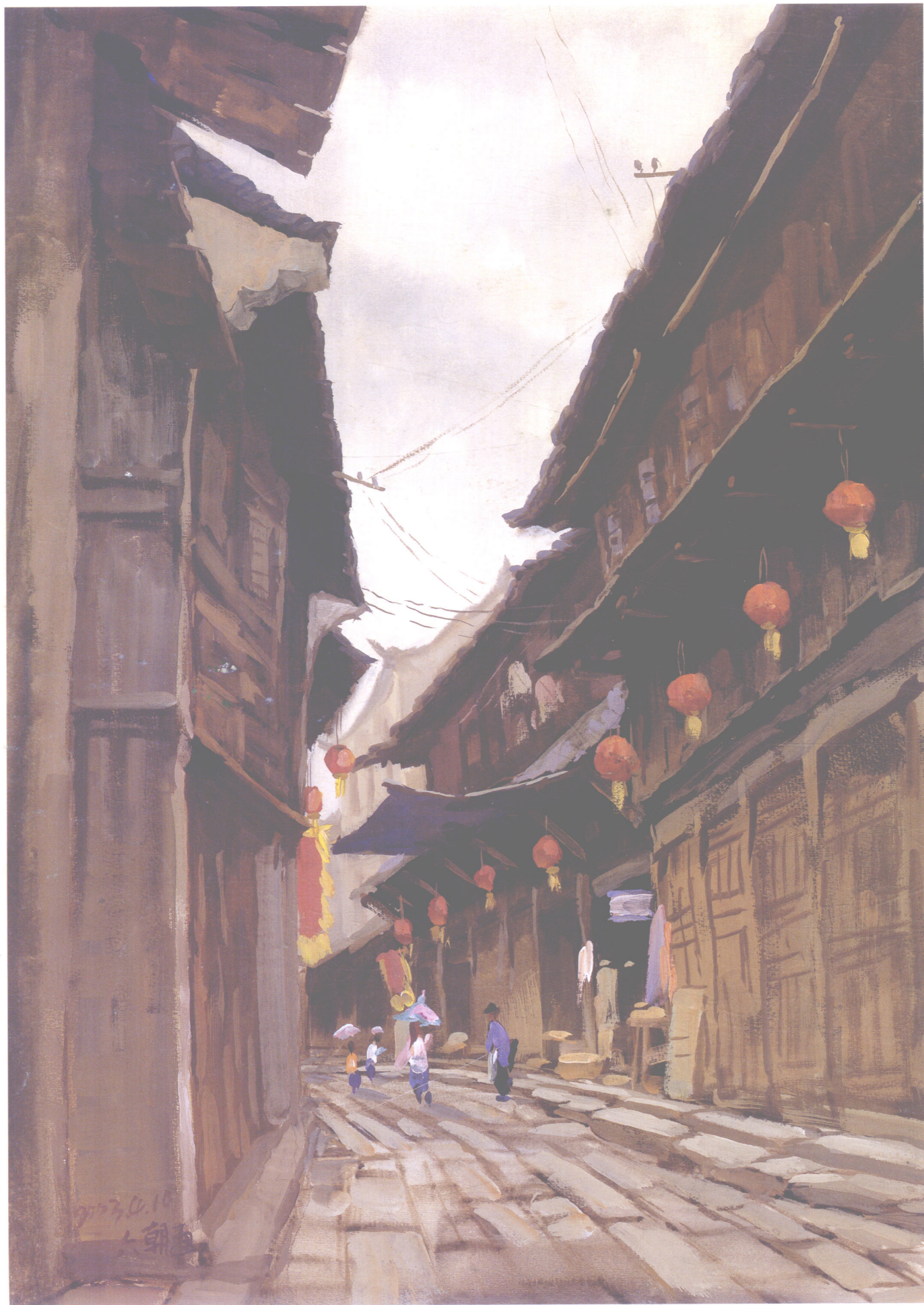
阴雨江南 53cm × 38cm 2003年4月7日

写生时，天空乌云堆积，随时都有下雨的可能，在这种天气里，缺乏阳光的照射，天空不仅是发光源，还是整个画面中最亮的部分，我调出暖而亮的色彩，运用湿画法水色渗流，于是，灰而亮的天空便阴雨欲滴。

画面的明暗关系很整体，色彩冷暖分明而不跳跃。景物映入水中，水色调和了它们之间的冷暖明暗对比，显得含蓄、丰富而又朦胧，彼此之间相互关照，渐至统一。

走在这湿润的江南小镇里，人醉得有些发软。河岸人家晾晒着刚出锅的“梅干菜”、“笋干菜”，飘出诱人的咸香味，随着湿润的微风轻轻吹来，霎时间就能将人溶于其中。每次我翻开这幅画时，我都能嗅到一种江南的清新之气混合着一种咸香扑面而来，让人有一种暖醺醺的醉意。写生就是这样，把生活融入艺术，在艺术中达到永恒。





老街

53cm × 38cm

2003年4月10日

进入安昌古镇的景区，首先要通过这一线天式的老街，街心用石板砌成弯曲的路面，两旁是古老的店铺，房檐下挂着大红的灯笼。走在这样的老街上，就像是置身于历史的长廊里，又好像走进了某古装剧的拍摄现场，亦古亦奇，似真似幻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在这样狭窄的老街上漫步固然是好，但若是在街上写生，画者则必须有一种不怕别人打扰的心理准备，当你刚刚坐下，拿出工具开始画时，随时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，不仅嘈杂，还会影响你的视线。即使没有人驻足围观，那街上穿流的人群时时与你碰撞，并且自行车和摩托车也不断打扰，还好我并不在乎这些，只管画自己的画，这也便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入境。只有心无旁骛，全心入境，画面才能达到自己所要求的境界。



小院春色 52cm × 37cm 2003年4月12日

这是一组颇具形式美感的建筑，无论是黑、白、灰色块的比例，还是线条之间曲直、长短的穿插，以及前后空间层次的排列，都显得紧凑大方，寓变化于简明之中。再加上又是阴雨天气，色彩显得微妙多变却又稳重，更为画面增添了一种灵动。

小院之中，盆景和鲜花争相而发，与古老的建筑相互映衬，让这个古老的庭院散发出浓浓的生活气息，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充盈着每个角落。院中一扇小门深闭，仿佛是关住了层层的生活，让人在想象中情不自禁地探寻着庭院更深处。

我画此画时，天空飘着濛濛细雨，主人们可能都忙于农活或生意，因此院中无人出入，显得很安静，我自在的坐在院中，尽情地挥毫赋彩，把那份恬淡静谧悄悄地溶入画中。





石拱桥 52cm × 38cm 2003年4月14日

一幅作品的好坏，往往受到时间、气候、心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。我画此景是在下午四点多钟，当时风很大，吹得画板直摇，我一手用力按住画板，一手调色，但颜色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，这直接影响了我作画的心情和技巧的发挥。待画好大的色彩关系后，风已吹得我无法再画下去，只好带着半成品回到了住处。此后尽管我反复调整，极力修改，但终因基础没打好，始终不能达到现场写生时那种生动自然的效果，仅仅是把现场没有画完的部分相对补充完整，而不是完美。



水乡夕照 53cm × 35cm 2003年4月6日

夕阳西下时，光影变化速度很快，光线也是转瞬即逝。在这种情况下作画，要么选择简单的景物，要么对景物进行大胆的概括提炼，如此，方可抓住色彩的千变万化，把写生保存在某一个瞬间。

这幅画场面较大，我舍弃了景物的琐碎之处，运用大的色块来加以概括。夕阳下的色彩明暗多呈补色关系，此时的阳光色和天光色几乎感染了整个画面景物的色彩，其原有景物的固有色均被夕阳的光色关系所代替，青瓦白墙所留下的惟一特征便是色彩的亮或暗，固有色基本上只是起着协调画面黑白关系的作用了。





雨后古镇 53cm × 38cm 2003年4月6日

雨后初晴的江南古镇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一切都经过雨水的冲刷，笼罩着一层湿湿的新意。但天边的阴云尚未散去，太阳也极力透过轻云，但仍有一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羞涩。沐浴在这种阳光中，潮潮黑黑的房顶泛出淡淡的亮光，但色彩仍很凝重，相反，那白色的石灰墙和新建的石拱桥却益发夺目了，在重色建筑的衬托下，显得又干净又明快。

雨后的江南小镇湿气尚未散尽，远景仍处在一片迷蒙之中。江南的湿润正适合水粉画和水彩画的创作，也许，也正因了这个“水”字，江南才如此之灵秀，水粉画和水彩画也才如此灵动吧！



孤鹤轩 53cm × 38cm 2003年4月9日

进入沈园看到的第一个景观便是这“孤鹤轩”了。它建于平静明澈的池塘之上，处在浓浓绿意的包围之中，显得闲雅而又妩媚。从左侧顺着小路往前走，穿过孤鹤轩到达右边的小亭，却意外地于此发现了一口名为“六朝井”的古井。这井的名字让我倍感亲切，没想到这流传千古的浪漫沈园中竟还有与我同名的景观。于是，在惊讶之余却又存着莫名的欢喜，仿佛自己就是沈园的一部分，自古至今，见证了沈园的悲欢离合，花开花落。

四月初的沈园处在一片浓浓的春意中。陆游笔下的“官墙之柳”早已抽芽吐绿，柠黄色的迎春花也盛开怒放，它们争相而发，极力地装点着这个多情的沈园，装点着那段凄美缠绵的爱情。

在我的画作中涉猎园林的作品很少，惟独在这沈园之中，我情有独钟地画了四幅画，并精心地营造那种温馨浪漫的氛围，来缅怀那段逝去的时光。

